

海丝

这两年,泉州文旅声名日盛。簪花的蟠埔女鬓间生春,东西塔的剪影流转于社交网络,宋元海丝宴频频出圈……流量带来的热闹,让这座世遗之城被更多人看见。

更令人欣喜的是,很多人来了泉州,便爱上了她,不自觉地为她停留。热闹是她的表层,真正的风景,须得一层层往深处探寻。

就像泉州的山水,从来不是静止的画卷,青绿只是它最浅淡的底色,藏在峰峦叠翠、红砖古厝、潮起潮落里,是千年的生命脉动。烟火故事、人文深情,是读懂这座城、讲活这座城、赋能这座城的初心与担当。

山水之间,并非只此青绿。登临九日山,摩崖石刻静立千年,目光拂过斑驳石纹,听见的是宋元祈风的钟鼓悠扬,看见

山水之间,不止青绿

□耿永泉

的是商船远航的浩荡勇气;漫步古城深巷,红砖古厝鳞次栉比,指尖抚过斑驳墙面,触到的是千年商脉的绵延不息,感受到的是市井烟火的温暖、中外文明交融的温柔;远眺泉州湾,碧波万顷潮起潮落,心随海浪起伏,忆起的是东方大港的昔日荣光,读懂的是向海而生的豪迈气魄。看得见的是青山绿水、古厝港湾,看不见的风骨与灵魂,才是泉州最动人的模样。

读懂泉州山水,第一重境界是相融。目之所及的风景,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,而是文旅与产业相拥,文化与生活相依,历史与当下相连,非遗传承的指尖温度,文创开发的巧思新意,美食街巷的烟火香气,民宿乡村的田园诗意,数字科技的新潮光影,串联起山水的脉络;德化白瓷的温润莹白,惠安雕艺的精髓细腻,蟠埔簪花的明艳动人,南音古乐的婉转悠扬,宋元海丝宴的舌尖风雅,织就文化的锦缎。

让风景化作可感的产品,让文化成为可触的消费,让遗产焕发生生不息的活力。相融,让山水不再孤寂,让文旅有了筋骨,让城市发展有了坚实支撑,这是为产业引流,为城市聚气,为经济赋能的深情凝望。

读懂泉州山水,第二重境界是活化。让沉默的石头开口诉说,让古老的古港自由呼吸,让传世的非遗重获新生。以AR技术复原府文庙的昔日盛景,用光影艺术点亮古码头的千年夜色,借沉浸式演出再现海丝之路的繁华;让提线木偶跃然舞台,让南音古乐融入现代旋律,让世遗元素化作风靡当下的国潮IP。活化,是打开文化传承的钥匙,唤醒沉睡千年的遗产,激活静而不语的景物,让古老文脉奔涌成当代潮流。山水因活化而灵动鲜活,文化因传播而亘古永恒,这便是世遗保护最本真的意义。

读懂泉州山水,第三重境界是体验。不做尘封历史的资料保管员,要做连接古

今的情感摆渡人。让游客在泉州听见历史的悠远回响,触摸匠人坚守的恒久温度,品尝人间烟火的醇厚滋味,读懂海丝文明的包容胸怀;在一砖一瓦里读懂岁月坚守,在一汤一饭里感受人间温情,在一歌一舞里遇见文化传承。体验,让山水有了情感,让文化有了共鸣,让旅行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。当人心底生出对这片山水的热爱,便会生长出守护家园的责任、拥抱生活的幸福、奔赴未来的勇气。

所以,再来泉州,请不必匆忙。不妨在古厝的檐下闲坐,看阳光一寸寸爬过燕尾脊,听南音从老茶馆里悠悠飘出。风从巷口吹来,那是九日山的风,是洛阳桥的风,是千年前就吹拂着这片土地的风,带着海的味道,也带着石头的呼吸。顺着风声望出去,青山隐隐,碧海迢迢……而山水之间,全是人间。

每日佳句

不要害怕重新开始,因为这一次你不是从头开始,而是从经验开始。

四季

三月好春色

□戴清秀

晨光微露时,露珠还在油菜叶上打着滚,我便提着菜篮子,拎着锄头,带着早起的儿子,陪母亲一起前往植物园旁的那块菜地。

此时园子里的菜长得参差不齐,有的还在松软的春泥里酣然沉睡,有的正慵懒地舒展着嫩芽。反倒是油菜花儿在春风里摇曳着身姿,不时引来三三两两的蝴蝶。我拔起一棵棵鲜嫩的生菜,它们的根部都带着泥土,散发的土腥味不浓烈,恰似春的气息。

母亲弯着腰,麻利地拔掉胡乱开花的菠菜,又用锄头挖出一条条垄沟,准备开始播撒菜种。只见她轻轻拨开湿润的泥土,将种子均匀地洒在垄沟里,然后轻轻抚平土面,再小心翼翼地盖上一层薄薄的塑料膜保暖。阳光透过稀薄的云层洒下来,落在母亲花白的头发上,也落在她专注的眼睛里。忽然刮起风,一些油菜花瓣被吹起,好似金色的雨点飘飘洒洒,惹得儿子忍不住一边抬起小手去接,一边高呼:“落雨啦!”

“春啊,就是一个‘生’字。”母亲打理好菜地,不由得感叹了一句,这话听起来有些无厘头,我好奇地追问意思,她才笑着说:“春种一粒,秋收万颗。草木会发芽,孩子会长大,日子总有盼头,这便是‘生’。”我听后点点头,还打趣说:“看来您种的不只是菜,是一整个春天的盼头啊。”

菜地离观音山不远,想着回家也是无事可做,不如趁天气正好,拉着孩子和母亲一同上山,感受踏青的乐趣。山中的晨雾还未散去,儿子抬手指着远处,喊着:“妈妈,好像仙境啊!”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,连绵起伏的山峰若隐若现,山下的茶园里一垄垄新绿的茶芽正顶着薄雾,像是给青山缀上了一层细碎的玉,采茶女们的身影隐在雾色中,只隐约听见竹篮碰撞的轻响,混着山风里的茶香,悠悠飘了过来。

隔天拜访老友,在他的老厝里品茶,壶里是新沏的铁观音,白瓷盖碗里翻涌着琥珀色的茶汤,热气裹着茶香缓缓升腾,绕着屋梁打了个转,很快飘散开。说话间,老友随手指了指院子里的那株玉兰树,说:“原本看着已经枯败,正打算过了正月就砍掉,没想到一开春,这树又冒出新芽了。”我起身走近一看,果然干枯的枝条上,几片嫩绿的嫩芽十分醒目,像极了顽皮的孩童探出小脑袋来,正好奇地打量着新世界。

孩子们对大人的话题不感兴趣,一群人凑在院子里的石桌旁,分享几盘茶点。其中个子矮的孩子伸手想去拿那碟裹着芝麻的麻糍,指尖刚沾了点碎末,就急不可耐地放进嘴里舔,那馋嘴的模样逗得大家忍俊不禁。屋檐下的风铃被风吹动,叮当作响,和着孩子们的笑声,成了这春日里最动听的伴奏。

瞧着眼前热闹的场景,我好像读懂了母亲说的那句“春啊,就是一个‘生’字”。看来这“生”,不仅是春日里花草树木的生长,更是生命的律动,希望的萌动,是时光岁月里温柔又坚韧的力量,于这春山在望的日子里,悄然绽放,生生不息。

天伦

周末,七岁的女儿执意要为我做一顿午饭。她把我按在沙发上,认真地说:“妈妈,你坐在这里等着,今天我来做饭。”

拗不过她,我只好嘱咐一句:“把冰箱里的葱油饼拿出来,放在电饼铛里加热三分钟就好。”我心电饼铛的设置是固定的,之前教过她如何使用,应该不会出问题。

没想到女儿不同意,非说要出一道西红柿炒鸡蛋,那也是前不久,我手把手教她做的。那天,我的手覆在她小小的、刚能握住刀把的手上,耐心带着她一刀一刀,将砧板上的西红柿切成小块。怎料才切了几下,女儿就开始挣扎着推开我,嚷嚷着自己完成切菜的步骤。我只好妥协,随后把手虚悬在半空,忐忑地看她手里的菜刀笨拙地在砧板上移动。可那些大小不均的西红柿好像长了脚,一直在砧板上滑来滑去,不留神,刀口蹭着女儿的指尖划过,即

爱在灶台间流转

□陈兆梅

使我眼疾手快地抓住刀背,她光滑的指甲上,还是留下了一道白色的划痕,我顿时惊出一身冷汗,不再允许她独自拿菜刀。女儿倒是一点不胆怯,反而对做饭的兴趣更浓了,之后天天缠着我教她做新菜。怕她受伤,我还添置了一套适合儿童使用的塑料刀具。

想来,天下做母亲的,大抵都有过这样的矛盾心境,不是一边感慨养育孩子的琐碎与辛苦,一边舍不得早点放手,让他独自面对生活的风雨,就是一边盼着孩子快快长大,一边又想把他护在怀里久一些,再久一些。纵使明知,在人生这条小路上,自己与孩子的缘分注定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别离,依然想把所有的温柔与爱意,都塞进他的行囊里。

思绪忽然被一阵切菜声拉回,我心下一惊,赶紧起身,快步走进厨房,正欲伸手协助,女儿却开口制止:“说好了我来做,您不能帮忙。”我只好收回手,又怕出意外,便安静守在一旁,默默观察。洗菜、切

菜、打鸡蛋、起锅、倒油……眼前的女儿虽然得踩着小板凳垫高,做事却很有条理,不过看见她面前的锅里油花溅起细碎的沫子,不停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,我心里还是直打鼓,当下又不敢出声提醒,只好一边努力劝自己大胆放手,一边支着手,准备随时出手“救场”。

这个画面让我想起了孩子的外婆,曾几何时,母亲也曾这样劝过自己吧?犹记得我第一次站在灶台前学做饭,母亲同样寸步不离地守在旁边,手掌悬在半空随时准备护着我,嘴里反复念叨着小心火、小心刀、小心烫。然而当时的我比天高,以为自己无所不能,当下只沉浸在即将脱离母亲掌控的兴奋中,也把她的叮嘱当成多余的唠叨,一心只想着快点挣脱那些细碎又烦琐的关怀。也不知道看着我一次次潇洒地转身离去,头也不回地往前冲时,母亲默默担心了多久。直到今日,自己也成为母亲,我才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份沉甸甸的母爱。

女儿做的菜终于出锅了,只见她双手端着盘子,小脸上满是成功的喜悦,嘴里喊着:“妈妈,快来尝尝我做得怎么样!”我赶紧拿筷子夹起一块鸡蛋放入口中,盐放多了,有些咸,还带点糊味,我依然吃得津津有味,连声夸奖,记得当年我每次尝试做一道新菜,母亲也是这样不吝地夸赞。现在,我已经分不清这是受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,还是母职的天性,只是不自觉地就那么做了。女儿似乎受到了鼓舞,开心地说自己要学做更多的菜,那得意扬扬的神情,亦如当年的我。

原来,爱与成长从来都是一场温柔的传承。当年母亲守着我,如今我守着女儿,那悬在半空的手、藏在唠叨里的牵挂、咽下咸涩却满心欢喜的夸奖,就这样一代又一代,悄悄延续了下去。

回首

年少时,我最怕春耕,心里总怨家里地多,农活干不完,课余时间都被“困”在田地里。即使不用下地干活,也得跟着大人一起去排队,等待使用几户合买的那台打粮机,往往不是从清晨排到正午,人被晒得头晕眼花,就是从傍晚等到深夜,困得直打盹。

干农活,需要人,更离不开牛。20世纪70年代的闽南乡下,春耕一到,田里最常见的就是拉着犁铧的耕牛。那时的牛是农家人的半个家当,也是一家老小捧在手心的宝贝。入春后,大人们得拿刷子仔细给自家的耕牛刷皮,天气转热,孩子们还会被差遣去牛棚帮忙赶苍蝇。那时提起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?不少人脱口

借牛春耕

□唐筱毅

而出的,都是一头任劳任怨的耕牛。

我家也曾养过一头黄牛,后来它老了,无法下地干活,只能卖给牛贩子换钱。因为平时放牛的话都由我来干,相处的时间长了,有了感情,怕我舍不得,母亲特地选在我去上课的时候,请牛贩子上门牵走牛。放学回家后发现老黄牛不见了,又得知它多半要进屠宰场,我还伤心了许久。

卖牛的钱不够再买一头,眼看要春耕了,就得去借牛。这件事得由父亲来做,毕竟当时哪家的耕牛更壮实,人家的耕牛脾气温顺些,他才清楚。亲戚邻里都知道父亲平时在县城工作,只有周末才能赶回来下地干活,听说他要借牛,都会爽快答应。因为农忙时节,借出去的耕牛得连轴转,犁地、耙地、拉车,一天下来,它经常累得站在田里发呆,目光木木的。父亲急着抢抓农时,也顾不上心疼牛了,每次都是快速甩动

手里的皮鞭,大吼着口令,催促借来的牛赶紧拖着犁,一步一步往前走。有时牛偷懒停下来,张嘴啃田埂上的草,怕它耽误时间,父亲只得多抽几下皮鞭,等到收工时,就会看见牛背上的一道道红印,格外刺眼。

耕牛借来用完,要连夜归还,为了让忙了一天的父亲抓紧时间休息,还牛的差事就落到我的身上。漆黑的夜,我一手拿着手电筒,一手牵着牛,耳边不时传来土狗的叫,听得我心里发慌,可唯一能做的,也只是加快脚步往亲戚家的方向走。

后来父亲凑够钱,总算买回一头黄牛。把牛带回来的那天夜里,他几次跑去牛棚,一会儿添干草,一会儿看牛反刍,脸上笑开了花。也是从那时开始,我家变成了别人上门借牛的人家。

如今再回乡下,已经鲜少能看见耕牛的身影了。不过我仍会经常想起那些借牛

春耕的场景,那时薄雾未散,父亲解牛绳时总是小心翼翼,犁铧入土,翻起黝黑的泥浪,泥土的腥气混着青草香,扑进鼻腔。父亲扶着犁,脊背弯得很低,几乎与地面平行,每一步都带着虔诚,汗水不停从他的额角滑下,滴落在地上,转眼又消失不见。那些年,牛耕过地,养活了一乡人,借过的牛,也撑起了一个个清贫的家。若是真苦,累是真累,可土地的厚重、牛的沉默、人的坚韧,都悄悄揉进了骨血里。

春风掠过田野,一年农事再起,此刻望着忙碌的耕作农机,我的耳畔好似响起熟悉的牛铃声,仿佛又看见那些勤劳的耕牛踏着晨光,在新翻的泥土里续写生生不息的希望。

众生

这天午后,我正在伏案工作,忽然听见窗外传来啪的一声,好像是什么东西砸在地上。推开窗探头一看,原来是小区里木棉树的花朵掉落了。没想到这棵树已经开花,于是我决定下楼走近瞧瞧。

木棉树的树干笔直如剑,就像眼前这棵足有三层楼高,通体无一丝弯折,稳稳托起满树殷红,从远处看好像一簇簇燃烧的火焰。这些花朵红得耀眼,犹如画家将一团团颜料直接挤上去,颜色太过浓烈,让人见了压根挪不开眼。

一阵风拂过,枝头的花朵簌簌抖动起来,好像无数只红蝴蝶振翅欲飞。忽然间,有几朵坚持不住了,整朵打着旋落下来,接二连三掉在地上,发出“啪嗒啪嗒”的闷响。我伸手拾起一朵,仔细观察后才发觉,木棉花的花瓣厚实得像皮革,边缘微卷,肥厚的花瓣围成一个碗形,里面“盛满”了密密麻麻的棕色花蕊,花蕊顶部还带着金黄色的花粉。凑近鼻尖,能闻到一股独特的草木香,不

木棉花开

□李晓明

刺鼻,是比较清新的味道。

这满树的红花,让我想起了姑婆家门前的那棵木棉树,以前每到三月花开的时候,家里的孩子们都喜欢待在树下,一边玩耍一边等花落。刚掉下来的木棉花很新鲜,把它们捡起来,剥掉花瓣,在花蒂的位置留下一段嫩白的蕊柱,然后放进嘴里一抿,就可以吸到甜甜的蜜水。姑婆每次都会笑着站在门口看着,不时叮嘱孩子们别争抢。她还把收集的木棉花串起来,挂在屋檐下晒干,说是日后可以用来煲汤,喝了能降火气。

在广州读书时,我曾专门去中山纪念堂寻过木棉树。那里的蓝瓦黄墙庄严肃穆,舒展的屋檐下,一排高大的木棉挺拔而立,它们与古建筑相映成趣,也比小区里的这棵多了几分厚重感。尤其是东北角的那棵“木棉王”,历经三百年风霜,枝干依旧挺直,花开时不见一片绿叶,红色的花朵缀满枝头,好似把岁月里的风骨都燃成了火焰。我当下不禁感叹,难怪古人形容木棉花为“浓须大

面好英雄”,又称它是“英雄树”,的确贴切。或许这也是木棉树的另一种模样,和姑婆家那棵藏着甜意的木棉树一样令人印象深刻。

不过,我在闽南地区见到的木棉树,不少是我自立在那里,有时方圆几十米也没有树木相伴。许是气势太盛,又或许木棉树本就不愿与寻常草木为伍,春天开花的时候,它满树火红不见绿叶,热烈得不留余地;夏日则是枝叶舒展,撑起一片浓荫;到了秋冬时节,即便叶落枝疏,这树的枝干依旧笔直挺立,一年四季,都自成一道风景。

傍晚时分,夕阳余晖给小区里的木棉花镀上金边,红花显得愈发艳丽。放学后的孩子们路过时发现了落花,纷纷弯腰去捡,有的孩子捡了满满一把,捧在手里,看样子是准备带回家。也有调皮的孩子,把落花轻轻抛向空中,看着它们像红云般缓缓飘落,开心地拍手欢呼。

我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,心想正如诗人张维屏在《木棉》写的:“攀枝一树



(CIP图)

艳东风,日在珊瑚顶上红。”白日里,木棉花傲立枝头,拒染尘嚣,夕阳下,它却愿卸下一身锋芒,以温柔底色映照孩童的欢闹。花谢之时,不恋枝头,带着一身清气回归大地。想来这也是木棉的魅力所在,它不与绿叶争春,不随群芳轻落,只依循自己的花期,开得热烈,落得从容。

茶余饭后

冷门春日成语

●百草权舆

指春天百草萌芽舒展,万物初苏,比喻新生始发、生机勃勃。出自西汉《大戴礼记·诂诂》:“于时冰泮发蛰,百草权舆。”

●陌上草薰

描绘春季的自然景象,也形容生机与离愁交织的独特氛围。出自南朝·江淹《别赋》:“闺中风暖,陌上草薰。”

●杏雨梨云

意思是杏花如雨,梨花如云,形容春日繁花盛景。出自明·许自昌《水游记·冥感》:“暮虹霓盟心,蹉跎杏雨梨云,致蜂蝶恋昏。”

●着手成春

原指写诗清新自然,一动手便有春意,后用以称赞医生医术高明。出自唐·司空图《诗品·自然》:“偷拾即是,不取诸邻,俱道适往,着手成春。”